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清容居士集卷十八至二十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宋枋遠

謄録監生臣杜羣玉

清容居士集卷十八

元　袁桷　撰

記

慶元路鄞縣學記

粤昔授受緒絶空虛固陋之學淪於人心言理者人人殊師認問者質而不化詞章彖刻決裂六藝糜爛而不可救師儒有憂之據道德性命之要毫分縷析鑿鑿乎

其不可相紊也繇是士得以一其視聽皇王之道復興於千數百年之後可謂盛矣世祖皇帝混同區夏崇學校定國子學成憲皆東南儒先而朱文公所説咸取以為經史模楷於是窮徼絶域中州萬里之内外悉家有其書然而急近功者勦取其近似以為口耳之實天人禮樂損益消長切於施為所宜精思而熟玫者一以為凡近迂緩而不講至於修身養心或相背戾而不相似則緣飾儼然望之莫有以窺其涘際夫明絶學以承先

聖之統可謂難矣弊生於茍易守其說而湮其本將不勝其弊載籍極博莫嚴於五經教人之法莫詳於三物楊子雲云丘陵學山而不至於山惡夫畫也鄞舊有學王文公安石為宰時延會稽杜先生醇教之學者輩出至大二年郡大火學燬之主邑之學曰孔文雋董儒金始建講堂禮殿未及完而去皇慶二年三衢姚熙載實來是歲天子下科舉詔同知郡事吳郡張侯某顧瞻陋蕪首曰其何以稱上意迺率郡官而助之邑令梅君遇

春丞簿麗君滋范君祐咸曰吾長於是茲役曷可逭嚴工庀程戒隸業者咸輸以佐閱二年夫子像成侑從有叙門廡庖庾塗墍繚繞之屬堅密精緻學宮之制完且具矣姚君迺曰鄞號多士昉杜先生宜作先賢祠以祀鄞士之興其自今始乎嘗謂學校宮室殿謁循行風俗之使者未嘗不督厲修繕獨教法未定雖聰明自任猶不敢高下以議今明詔四出郡侯首創其原姚君又能推本前人尊師之旨深有所寓樹雖官朝廷因姚君之

請知張侯之美遂以學校之弊首叙其説庶幾吾里秀士强敏自修詢考耆哲篤行於顯微内外之實文質交資上承詳延將以復予昔時之盛則姚君之闡徵其意深矣庸刻於石願有以俟焉

鄖山書院記

粤若古儒先各以方國所尊祭於學社自漢而降定孔子祀餘悉徹廢今百年來始有事于先師其居邑講習治官游衍之地崇闡相望或者病焉夫氣流六虚神而

存之聚者易推遠者難窮聲音笑貌之感若將企焉如弗及者理有在也合吳越楚蜀之地咸尊以師惟朱文公世祖皇帝一海㝢定胄子學取文公訓註為學制郡縣益遵守而祀於江南者復得推行大德二年四明趙壽家儒科慨然請於朝曰伊吾祖鄂州善待從文公游今天子興是學願劃田別居以祠而名曰鄮山事甫下趙氏即世七年三山林德載氏奉命祇事屋毀弗稱旋辟田沒不可問𮨯故整圮實完實成奠薦齋明陟降儼

肅賓老佐祭侯伯合餘又三年俾繫其事於石俾梢曰
維我四明薦紳先生辨釋著微實相表裏源同流分塗
殊轍一合私而惡異標榜之弊也炳然尋訓理何外焉
學以殖身德以敦本斯道立矣執空說以為證弊不勝
舉惟性與道匪言是夸梢懼茲久願相與勉焉林君精
敏慎修宜展於世文公之學不墜審由是也大德丁未
春後學袁桷記

鄞縣興造記

鄞為縣延亘三百里環山帶江西為沃區其民盡地利近東豬為湖土廣而俗雜逐島嶼魚鹽之利出没於海上歲千百數林藪川澤之隷於鄞者不假於外故號為劇邑邑復輔城以居尤為難治縣上事郡署曲直縱舍承指意一不得便輒指擿辱撓闗臨相通縣勢始振後凡為縣者卒用是自治而民益困矣大德七年師府始移鎮控扼水陸衆曰郡有二府縣益不可理八年真定盧廷信氏丞于兹推勤服廉沈斷静修罷疏於囹訟辭

於庭朞月而郡侯尊焉大府任焉它邑之讞咸質以定
旁郡之賕悉檄以正顧瞻四周令丞簿是謀先時縣燬
經始陋庳不足廣廼撤而新鳩材于山負者以競輸役
於徒民以不病首於臺門廳堂亭廡凡五十餘楹智周
而勞簡嶻然以深翼然以容謁者趨者視聽易慮於是
耆艾讙然以謡曰伊丞之來吾民不知吏蹻旣荒吾民
相忘彼庭開明維丞之平雍雍其堂富民恐傷有亭是
休思賢悠悠丞之戾止勿諼以善後兮今兮維今是侶咸

謂楠嘗職太史筆削無避溢遂不得讓役始於乙巳之十月越明年成丞嘗為行掾中書有吏能今長忻都次為東平周汝弼氏簿澄江朱申氏也余愛其成紀以示後俾知鄞為可治大德十年十二月日袁桷記

西洛書院記

河南薛公遵先君子之命建義學於永寧奐龍頭山有故跡焉蒼崖蔪然宋元祐中天台羅適正之大刻其上曰洛書錫禹之地正之安定胡先生門人善水利所

至通陂埭屯田之美按地志永寧併長水縣長水東臨洛川記傳云洛書所出今龍頭山新立禹祠而薛公仰止亦近得請於朝為書院遂更其名曰西洛且俾夫後人知禹洛書之誠有自粤昔九疇垂象示文夸誣相矜祖緯襲符漢世明經之士汩於休咎莫窺其真歷千餘年儒先大興闡天人之祕方圓相通正學以明然同黨之說勝一以為己是一以為傳授數精理湮皇極之建卒無以大通民有恒性君師作之以修以綏如彼北辰

樞紐運行内静若動莫窮其化凡厥有生極迺固有性者為聖復者為賢作而新之維后是訓庸保其極則民永以人保極者民作極者君運而制諸若几之在握輪之在御皆聽命於我孰先後焉孰終始焉四時萬化之理繇是而備謂之攸叙夫豈捨己而隨彼也昔大禹佐理水土攸平君臣交修抑亦有定制洛為天下中碩儒訓傳家有其書慎厚遜讓猶有先王之遺風陛西洛之堂者當慨然以思謹其執中將見夫作人如新之驗由鄉

而達於邦國勵之翼之示諸於掌皇極之訓其效可成

也薛公名友諒温密有文今為翰林直學士推先志之

私淑焕而廣之為屋凡若干楹又將延師以教後之學

者而屬筆於楠故以普之所聞者著為之記

建城夫子廟堂記

景城縣東南三十里有故城焉曰建城漢為中水縣地

金大定中以其地北臨滹沱南薄御河徙縣於今所二

水交流名之曰交河焉皇慶元年保定王君領縣簿事

循河故堤水落冬月先期率民以補其缺頹霖雨時至則因其防而廵督之河不横流政簡民佚觀風省俗聿來於兹望其井屋聯屬誠阜且康於是士林之秀曰劉國芝者老韓昌等言曰建城舊有先聖廟城址曰圯而廟莫敢廢在昔許文簡公安仁嘗撤而新之未幾金亡居室燬蕩而獨巋然以存至元戊子國芝之父禎遂易於文簡公之故居以詔於里士絃誦之聲家至而日化矣王君周旋里門念崇而新之於是治書侍御史張侯

完以書來曰吾里夫子廟易代有存許劉儒先作新之志子盍廣諸敢以楮幣若干爲里人勸於是下令輯工奠方闡基表植巷道庭宇邃嚴以丹以塗論講有堂游息有廡明年率其儒生落而祀之逦介刑部員外郎葉蘇君偶志其事粤自塾庠序學之制不明而士無所於學州縣有學率歲時奠祭貿貿道途謹修其故常於造士乎何有成周之學備四代而畿内爲序十有二爲庠三百左右之塾復不預焉噫先王教學之興何其盛也

學必釋菜於先師虞庠為鄉學有堂有序得行釋菜之禮記禮者之言也釋菜於廟則自魏晉始也遵古之學從今之禮損益之變不亦可乎且鄉校不毁鄭人美之今天子下詔明鄉里選舉之法建城之學者由是而陞司徒者將皆敦讓重厚敏者謹其藝能恂恂于于仰止昔賢舉不絶書而王君化民成俗之美庶得以傳於後王君以習國語始為樞密院從事名其治縣有法類是

封龍山書院重修記

世祖皇帝以盛德深仁正位纂圖越二年始立翰林院眞定李文正公首以碩德耆壽儁召爲翰林學士未幾告老以歸隱於封龍山封龍在恒山之陽公幼侍東平府君受業焉地舊有書院兵革蹂躪公拮据盡力以成之故其居朝廷也食息不忘兹山天子察憫其志俾食致政之祿以終老於是公作新斯文遠近之士咸秀出暨公下世踰二十年其從公而顯者曰史忠武公諸子曰杠曰闕曰杞曰燀廉訪使荆幼紀集賢學士檝養直廉

訪僉事張翼宣撫崔某其餘贊成均授鄉里名不能悉數而真定之學者升公之堂拜公之像未嘗不肅容以增遠想也皇慶二年其曽孫慎言為翰林屬仁宗有詔省掾用儒士擢入佐左司院中選都事僉曰李文正公為翰林肇端其曽孫宜以居未幾拜監察御史而於封龍也惓惓悉如公之志歲久蕪湮不治徃至治元年為司農屬時請於司農符下其道廉訪丹漆木甓悉撤以新御史有言曰繼述志事子孫所謹我先公之為茲也

實將以佐國家之盛願子記之榜曰致太平經濟之道章句佔畢不能以盡也文正公恬於進取卒躬以化其鄉耄至而辭禄德之本也尊掖其秀民仁之至也其徒卒昌於時孰不曰文正公所作成也今遺書具存在於書院者宜究其委源考三代之所以長秦漢之所以失反躬以思平治之道如指諸掌將反覆以陳於上李氏世守家法則書院永永代有嘉譽其繕修也益廣於今日矣本末具前記不再書

慶元路醫學記

醫之書作於上古乎後人猶疑焉陰陽氣運之説與易書禮相脗合蟲魚草木之精詳於詩尤近之然其辭義奥古卒莫能通曉非專治者不能也先王知之始為之師以教之後復立學以長之生人之本繇是備矣至元壬辰濟南陳公祥為肅政廉訪副使來四明導詔旨立醫學學成甫十有八年燬焉其地近市狹紊咸病展事鄞縣西有故主簿廳事基及傍近地蕪礫不治於是故授

徐君源道等請於郡遷以廣之迺斥其舊地得財若干以治土木郡侯完顔公首為之勸推官賀其贊補其役隷於醫籍者胥率錢以輔之逾年而學完殿廡翼成軒闥深静會予自京師還里屬記其事余幼嘗聞長老言鄉里多名醫皆修謹退讓吶吶然若不勝衣察脉視色必原於井谷經絡之微眇調製湯液必通乎風土之宜甘辛燥濕内外相為表裏者悉參取於經傳故其術百不一失懷疑審問求正於勝已無忌悻之謬道同而氣和

相遜以禮相處以義而昔時公卿家激厲奬與之道又能使盡其術而無愧噫亦盛矣今皇宇恢廓五方士民參雜乎州里拘而不達將不勝其弊率焉以僥倖懼其深有所失也徐君世儒醫教授是邦今二十餘年重靜而不撓昔之所聞徐君深知之廣天子好生之德諄諄然語之使後之學者誦其書毋執一以自蒲虛心遜志復昔時之長厚不幸罹於疾病將得盡其順受無夭閼之害則徐君之教不亦闡乎余歸田里尚幸而有見也

白石書院記

釋奠先聖先師定著於祀典而鄉社之所宜祭皆廢不舉宋初肇建四書院釋奠釋菜之禮悉遵令甲若鄭玄所言高堂生毛公制氏之徒皆不得專祭僅列於從祀濂洛之說行於是先賢之祠競立首於其鄉復推其居官游歷之地甚者謂其觀風宣化雖其足跡之所不至亦當有祠夫古不墓祭謂其神專於其居室也又曰不歆非類謂懼其瀆而不正也今郡縣朱文公祠寖廣各

慕恱胥勸終莫能有病之者繇是空巖海嶼屹然鼎立而入仕者借是以爲資歴何先賢祠祀先後盛衰之不同也朱文公之髙弟曰黄文肅公天下尊之曰勉齋先生其學以持敬爲先探微鈎深以極夫操履之實懼其守之不專則蚤夜以思歛其粹精絶其枝蔓正誼明道見於經濟故其臨川漢陽之政惓惓於征繕獄訟而論者始不敢以儒爲侮守邊議戎衆皆咎時宰用非所宜而公益得以攄其素講事至而不懼政成而不迫是則

儒者之效惟先生足以及之先生嘗曰吾於江東之友得三人焉曰李敬子胡伯量蔡元思時廣信之儒先劉君養浩蓋獲登其門朝夕習益悉以先生之指授者爲標準寶慶元年入太學舍法成淳祐七年授寧國府教授後進之士從劉君者無虛日相地於白石山爲精舍以處學者祥刑使者建安蔡公抗扁之曰白石書院蔡公之於文肅皆文公之門人從劉君者悉稱爲白石先生天運合一白石之子也嘗安輯其齋廡因曰先君之

承先師曷敢墜替誦聲屨武益廣其舊後為湖廣儒學副提舉以歿有子曰光復慨然曰大父師友之傳不可以不垂久遠文公祠遍江南祠文公則文肅道得以尊久遂買田築宮中為禮殿書院之制悉備殿北立文公祠以文肅侑食後立大父祠繇是傳授之旨益信所隸有司上其事於中書省省允其言始定置山長入選調既成俾枬書始末著於石章噫文肅文公之忠臣也疑者補之異者同之不以一時之辨爭而立其黨與見於

成書故其匡輔之功若文公之於程子今之尊文肅者能若是斯得矣光今爲史院編修官敏達知治體文肅之學是誠有望焉者也

昌國州重修學記

青社韓侯涖是州踰年顧瞻學宫頽圮日至喟然嘆曰化民成俗必自學始爰相厥攸鳩稽𠭊逋治其島租壟其閒田究整是先泰定元年十月甲子役興用工二千有八百計緡錢二千有五百匠石日食之費則諸生欣

輸以佐於是殿堂門廡齋庖池徑咸得備具謂梱繇翰苑歸併記其事梱嘗聞之先儒以明理為綱領譏詆漢唐不少假濂洛之說盛行誠敬忠恕毫分縷析一以體用知行緊而申之繇是髫齔之童悉能誦習高視闊步轉相傳授禮樂刑政之具獄訟兵甲之實悉有所不講哆口避席謝非所急言詞之不工則曰吾何以華藻為哉考覈之不精則曰吾何以援据為哉吾唯理是先唯一是貫科舉承踵駸駸乎魏晉之清談疆宇之南北不

接孚視聽馴致社亡求其授命死事率非昔時言性理之士後之學者寧勿置論而循其故習者哉昌國惟四明海中州士之興起自紹熙始著樓宣獻公袁正獻公楊文元公尚書深寧王公嘗記其建學論堂之本始揚雄有言曰百川學海而至於海善喻者也首之以訓詁之精次及夫名物度數之密由小成至於大成非積年不能以至周官鄉三物之教詎止執一而以為傳道之要殆不可也委流安行由蹇而達訖歸於海學之功也

俟名摶字仲舉既與其學迺復儒役以為大比之勸學之士子寧不自勵敢執筆以俟是役也州之長某州同知黄棣孫判官張信吏目陳益學正孫恕皆叶賛其事泰定二年二月癸卯具官袁桷記

昌國州醫學記

醫之道即夫人身以備三才其說與易箕疇詩禮相表裏亦大矣哉葢昔之君師聰明神聖因夫五行以寓於五常之形氣致坎離之用以合其陰陽推其運行以齊

夫寒暑考九州風土之宜别温凉燥濕之高下蟲魚草木纖悉備具非博習廣聞者不能也至於七情既發之偏必求其中以返於正皆吾儒傳心之極論有察於聲氣臭味之眇忽考之於遺書受之於家庭積歲年不能以竟而掌政令者從是稽其醫事以制廩禄是則寧有夭閼疵癘之憾也哉南北地氣有大不同而為之醫者各執已論近者急於好尚而恣縱不能商度十失五六誠可罪也秦漢之主卒望海求不死藥藥詎能令不死盖其空巖絶島磅礴

於巨浸之際絶嚚塵接雲霧靈根異草得地氣之正方
外隱士時採其竒絶精良以療治輒竒中而功倍今所謂海
上方皆其苗裔而昔之集方論者復蒐類於蛟龍之窟穴
海於天地間號寂鉅焉得以有遺也昌國為州四履皆海
至元二十九年始立三皇祠綿蕝不稱韓侯治儒學既竟
復涖醫學慈曷以奉揭虔廣其故址而二倍之泰定元年
冬十月正殿成復立論堂翼以東西前為儀門外為神門
廊廡有序祠象儼赫首以圭租勸民胥成不三月咸樂以

助復遵詔旨為惠民藥局工既畢書來俾書其事於石

㮑嘗謂疾痛疴癢切於吾身者猶民之身也民困魚鹽

侯能紓之儒病徵科侯能復之既憂其生又懼其罹於

疾病使夫習為醫者講肄以精其術故余歷叙醫家者

流其學實難三聖之書昭然具存反覆紬繹皆得以完

其生是侯仁政之本愈遠而愈不可忘也

定海縣重修記

定海為縣自昔號重地鎮遏戍守異於它所南受諸蕃

絕域之飄船東控島夷不庭之邦商賈舟楫噴薄出沒據會濟勝實東南之奇觀也皇元考圖受貢益倍於異代信使香幣渡海歲不絕縣令將迎日疲於供事視公宇若傳舍歲益圮剝至治二年忻都君始莅事曰吾受天子命長邑於是失撫字則奚以仕歲適大歉徵租於民將不勝逋負計歲所入一萬有奇遂覈其實止輸奇於官鹽賦歲不登民益以困卒請而蠲若干嚴飭官驛置隷人以候過客而復其役久而曰吾將治所居以聳

民視瞻一撤以新為楹五十餘瓴甓木石丹漆箭鐵皆堅緻可永久教諭蔣君昭先列其行事俾為記余謂治縣莫先於宜民承上意而不鳴其疾苦甚者增羡以求媚善譽乎何有縣當水陸之衝輒默計歲月得解職即謝去植仆舉弊終其身未能也若是則忻都君之行事汲汲慕古將有以大其所為夫豈苟計目前之功效者哉余特記其興造使來者有攷蔣君所述多善政不復著推其所為舉綱以遺目蓋可知矣是役也尹曹敏中

主簿薛炳悉力贊治故迄用有成

新建鄞縣尉廳記

郡治絶江其地名甬東吳王居甬句為古決口號甬江在今海濵海達於江入於奉化西釃於餘姚縈紆回曲綿亘百餘里鄞為縣分東西以浮梁為界東之民習網罟魚鹽以自業其地膏沃有湖可以灌浸率不善墾治春至輒率其子弟文身擢歌出没於海島伺危薄險對面戍姦宄憲令昭著至死有所不避尉以廵督為職自

宋雍熙間置尉治於彼盖重其地以鎮遏迄今數百年游手益夥捕繫無虛日廨燬於兵踰五十年尉率其兵徒隨所寓無常地訊録之所不具於觀瞻莫格其非而任益以困矣至治三年廬陵周君一夔來視故址曰吾不可不自重首爲外門復爲廨門中建廳事挾以賓榮輔以吏舍後設燕居以休其勞清流匯池花木列植周繚塗雘皆足以支永久吏有言者曰尉職在察盜囹圄不立奚尉之爲兹土之民俗弊已久雖禁之嚴莫窮其

窟穴朝夕胠發纍纍旁午不有以居將曷能以有處尉笑曰道德齊禮夫子之訓也獄市無擾相國之言也閱數月獄以空告於是輿人有言曰尉之申申非取異以求新塞其姦慆養其淳真彼疇鱗鱗良苗𣌭𣌭尉之去今將以告夫後之人役始於泰定元年秋八月成於二年之二月郡人具官袁桷記

浙東廉訪司重建澄清堂記

國家肇置肅政廉訪司浙之東以婺女為總治而行部

使者凡六人讞審殿黜循歷於六郡總治之使二人坐鎮於婺六郡歲終必以其成牘歸于總治定其可否以上於御史臺持綜覈之實執與奪之柄厥任實不輕矣夫以輿地之廣貢賦之夥天子不能以自治必假於守令焉守令不能以公其心又假於耳目焉以重其寄大其居室聳其視瞻廉遠堂高非直爲觀美也聽事之所繇唐歷宋歲久頹剝不治至治二年中奉大夫焉公爲使於是邦顧瞻改容曰兹不可不爲先務邦之耆俔亦

曰茲實聽政之本於是郡請於中書行省計郡餘財以為匠費崇其堂隍稍北以構柱壁孔新庭廡邃密名之曰澄清復為燕居之室於其後曰迎華觀經始於是年之九月明年五月告成中奉拜湖廣行省叅知政事以去資善大夫思蘭公甫至則曰中奉公之惠後若是宜紀其事未幾拜南臺中丞資政大夫岳烈公繼為使亦曰是誠不可軼於是僉命椾為之記中奉資政嘗牧於吾鄉皆得而接識往會中奉公於京師謂余曰民之多

究繇循行者不盡其辭吾往浙東將使六郡之疴癢亦
切於吾身後聞其所行果有所不避資政公廉而守正
牧民如己予遺愛於四明人能言之中丞公得見於會
通河議論氷雪以剌劾為己任是則三公之行事深有
合夫至公之論抑又聞之事患有所不明知而不有所
舉藉藉於道塗之民口不可以防也茍明矣不少恕焉
則法舉而德不足以化今使者五人皆遴選在位於以
見聖上振整之初政登斯堂也則相與講習見於施設

不藹以避不苛以求陽煦陰肅吏民率服胥保惠以承於上其治豈不偉哉夫志同議同任事同七郡之民孰不鼓舞以嚌詠太平之盛栯舊職太史慕前賢壁記警戒之實因以諟闡而為之辭

明遠堂記

澄清堂成紀興繕之本末矣叅政馬公奉聖天子明詔廵行江浙復至婺女見其燕居之堂舊曰迎華觀者而更其名曰明遠取其切於觀風之道副使馮公經歴祖

君冕復求記於余於是屬筆為之辭曰今夫七郡之黜劾悉萃於澄清吏抱其牘鴈鶩以進卒不敢妄議其可否將求其生欲重其罰情皆不能以得也精思以究必退省焉以品節之事窘於一庭而智足以見萬里古之善馭吏者不泥於法律不事於朱墨故其革姦警饕無言而化成必有其本也在昔聖人明目達聰百僚在官定於三載之考績夫豈有他哉維東浙負山聯海風俗不一强者雜諼詐柔者率罷軟撫摩之道各有攸處登

斯堂也必攝齊肅容悉議其所宜行退於燕居申申夭夭燭照數計考七郡之幽隱如指諸掌名之曰明遠孰曰不宜令叅政公之按行非家至而户到也是則明遠之旨講之熟矣則凡後之來者益得以省察俾勿壞泰定三年四月丁丑具官袁桷記

新修司獄司記

國朝肇置司獄司專以掌守囚禁職卑而勞猥為其官常憒憒不得志浮湛坐曹日數歲月希善代謁吏部者

每請託求免注繇是視為傳舍狴犴之不修桎梏之不整所至皆是憲部審決亦有所不暇及簡漏相仍其勢然也永嘉林君龍澤之來守是官也曰吾不可不自振考其成牘剔疑擿姦重者上憲府輕者白郡守多有所變易辠以不寃囚民宜之久之曰獄不可不繕營至大二年獄既燬支敧植仆僅存其制於是除地撤瓦築堂三楹曰平恕堂後燕室曰種德左右翼軒環以吏廡迺築高門迺闢圜土養疾有堂奉神有祠繚以瓦垣浚以

甘井取足備具各中繩墨蓋先之以已俸而官若民迺悉為之助不旬月而告成噫亦難矣昔人言不早小官於林君見之州縣疑獄郡輒以委林君揣情以求其生量事以正其罪羣吏抱案詣庭下無虛日是則林君之果能令官大也書曰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若是則寧有私謁者乎余直集賢林君時為掾史處事立具今覩其政績顯白足可稱道庸紀歲月是役也興於某年某月成於某年某月泰定三年歲在丙寅郡人具官袁桷

記

慈溪縣興造記

泰定二年冬十一月保定孫公楫循行四明至於慈溪覩其縣治壯麗整密咨嗟徘徊詢諸縣人邑長爲誰咸曰此昔烏忠顯之所成也忠顯爲縣首治董孝子祠以化俗次修孔子廟三皇祠曰儒以長民醫以養民又治社壇嚴其齋宿以謹水旱迺曰迎詔禮賓兹不可不虔傳癖休息宜慎其寒燠興繕既畢始曰吾亦得以廣居

於是矣語未終孫公曰是誠可紀載於是命進士翁心傳為圖俾栴為之記聽事五楹髙其前三楹爲堂曰清清淳化中尹張叔達璽書之所褒因其名而築之者也挾以吏舍廚湢獄室縣門鼓樓前後有序縣治之後有小湖湖之中為洲花竹四列風蓮水柳暎翳繚繞為亭以庥其居有四曰思政佐治以察民隱也曰柳意勝覽以樂其神觀也圖既畢復言忠顯之政墾萊輯亡役不病於民去其姦蠹以為政本今其去十有三年思如一

日而其繕營足以支永久於是有驗噫今之爲縣當患夫土豪之控持也其始也利以誘之終三年更徵需斂散一聽其命户稅更易拱手莫與之抗甚者爲之橐槖可哀也已孫公之來茲邑也其亦有所感表去尹之美亦將以警夫來者余昔在太史觀循吏之實書以示後忠顯不求名而名自至孫公之爲使者夫豈計目前以爲黠陟哉始忠顯之滌篆也漫不可考謹視之實赫歸縣印言於攸司而更正之其精覈率類是則凡今之爲

縣者廣使者之用心以成其政績𥳑雖老尚當記之泰定二年歲在乙丑冬十有二月甲午郡人具官袁桷記

定海縣學藏書記

定海為縣南接蠻島汪洋數千里食息可至厥今號為重屯四方語言咿嚘侏離交衢旁午襃衣儒冠見者訾議考諸郡乘惟沈端憲一人嗣後接武猶班班可考泰定二年春某官始來為令迺曰縣固有學學必聚書冥行空言講習何補武城絃歌先聖是取進鄉小民首於

文辭其必自聚書始迺與主簿龐君首捐俸資復命教諭汪宗江出學粟得儒職樊惟肖胡驥縣杭置經史若干卷又諭學之耆老曰經以窮理史以究成敗廣聞修辭惟子集是宜是亦不可缺復得若干卷將刻石列目以示永久謁記於余念昔在殿廬見令尹之兄在廡下察其儀貌莊肅知非凡近後果為進士第一見令尹于國學儀端語温審其頡頏萃於一門今兹掌其邑尤以教學為已任抑嘗聞之聚書非難實書為難校官之不

職悉資以奉權貴甚者竄其故籍挾之以逃其寂甚者漫漶散落一不挂眼三者之病比比皆是今刻於石將杜其漸後之來者寧得不自勉乎

慶元路重修先聖廟記

河南郭侯視郡事之初首定役法郡民日困鹺事旬月按覈數嘗不登郭侯知其奸利迺言曰病在私商潛轉輸其所贏餘卒不入公籍民病不可藥也於是罷賈區分四廂俾總之鱅醢豉脯各趨其時視計口之授畧相

等復竦然曰吾職司學校兹曷可少緩督大小學謹授業斥其偽冒以其餘粟大修孔子廟於是進郡博士陸晉之學正録胡某毛某而言曰漢文翁立學歴唐宋幾二千年猶完緻君等知其故乎少間曰教在不墜其不廢在繕修迺曰若殿若儀門風雨剝圮在丹雘先聖崇嚴列祀肅雝在作繪定章服在禮象又曰講有堂書有樓吾亦曷敢後姑徐徐為之吾願俾是邦服習仁義秀乂林立遺誥王朝將自兹始檄縣禁署歸里凡三年

愛中和樂職之詩首為詩以詠贊侯名郁字文卿所至
官以興學為本詩曰
茫茫海甸聿仁義邦圭組積㷀失其敦厖歲亦云徂夸
侈則降維侯之來靡瘼不知曰維泮宫風化攸基逮其
具瞻象神之儀藻井繪櫨絢分承式降陟有嚴是奉是
翼匪土木之工職教攸則瞻彼戟門有飛戾止斯翬煌
煌五采屬纚鏘鍠八音粲曰在耳嗟爾後生無媮以誕
無逸豫伴奐遵我侯度以靖以獻奉璋有莪伊侯之𩔰

欽定四庫全書

鄞縣學興造記

延祐元年栢記鄞學之興造矣甫一紀職鄞學者括蒼林君傳以事狀來言昔之經度踰於舊址廩入不給故其結構塗墍缺焉未周鄞之尹曰阮君周翰治縣未幾有恪殿謁首以興繕為急割俸以勵儒生於是步履有甓繚繞有墉礱以密石華以堊丹象設有嚴講席齋廬足以稱絃誦而從祀一百有五悉易以塑合儒先之宜祀者為祠以庥少間曰既完矣盍廣教以振士類立小

學師二人而增弟子員凡五十人泰定三年二月朔告成復命𥶡記維鄞自王文公延杜先生以君師爲端本故後之繼承經術淵懿蹇蹇大節見於史傳者凡數公衣冠日隆儆近功利而懷忠抱德盛於乾道淳熙之際遺言正學傳於今猶未泯周翰之先公嘗分剌是邦屆裦衣諸老森立盖嘗極尊賢之禮矣今兹作新亦將有意夫斯道考問德業吾猶以爲有在也周翰名申之池陽人林君字以道非怠其職以狥度者於是乎見㑹

公修宫形於歌頌系以詩曰

維鄭之峯煌煌金精其江縈紆挾城以行磅礴元化孕

兹羣英其英伊何鬱彼瑚璉不戚施以求是則是憲發

其精忠匪石可轉曰尹之來庭誥是遵顧瞻廟廷風墮

雨昬土金丹漆有炳其文宫既完矣失教則鈌循循子

佩自今以始罔敢越以道氏林葺搆揭揭杜先之訓百

世服膺有失其猷將夸誕是興凡升論堂戰兢以承

清容居士集卷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清容居士集卷十九

元 袁桷 撰

記

馬元帥防倭記

自昔待蠻夷之國必傳詔令以諭說之稍失撫馭則狙詐百出甚者嗜錙銖之甘傾接如素所交往失上國體褻侮詘笑於茲有年矣今天子考獻令於疆域中書省

奏曰蠻夷之不庭實守禦長吏餌利忘公弊不可日長維定海寶慶元屬縣附海司鎮遏遵考舊蹟兹其為泊艤之所船有定制輸其物以上于官勿入郡城勿止貿易則得以永遠虛聲生疑駱驛傳騎亡益也是宜選帥臣清白有譽望者制置其事上可其奏泰定二年冬十月倭人以舟至海口於是行省僉曰非馬公孰得當是選公乘驛至縣即宣諭上意始疑駭不肯承命反復申諭訖如教於是整官軍合四部以一號名列邏船以示

備禦戢科調減騶從除征商之姦嚴巡警之實慮民之
投憲為文以諭收其帆櫓器械而船法卒不敢移減自
便事既畢賈區市虛陳列分錯咿嚘争竒踏歌轉舞川
后山君德色效靈而公之淵思曲畫若防之制水不可
得以殫述自始訖終凡一百三十有七日古之禦邊莫
踰於諸葛武侯韋皐善繼史有述焉今公創始於前願
後之賢師規隨以成非惟鄉里之奠安則國家懷来將
自兹始王會之篇桷願有繼焉

兩浙轉運鹽使分司記

國朝定煑海之賦倍於前代邦用是資其選官委任爲不輕兩浙設總司於杭東西屬郡率置分司以董督四明號爲東浙繁影饑饉荐罹逋負益廣急之則疲窮愁嘆黧色骨立見於耄稚故受其任者爲最難桷官翰林時預議中書堂嘗白丞相乞減歲額丞相頷其議于時大臣咸然其説卒以戸部籍不能易是後憂國者迄減其直繼今善謀邦計之士亦將有以待也泰定元年冬

分司燬三年張侯伯威莅是邦以官楮若干委于郡郡守郭侯曰茲役不可緩必擇善於營繕者是屬曰阮君申之縣庠之興尹能紹之曰尉周君一夔尉廨久湮尉能起之茲其以是屬僉謀曰取於山里胥是删鬻於市大賈以喜將視其材市於民堅完縝密是則不負於郭侯之教矣六月闌工九月告成聽事崇嚴夾舍拱揖門臺有叙百堵具列斧斤鼛鼓不徹于垣周君則曰尉雖不才囹圄之設非我職矧轉運府設是則益以病盡去

諸復以楮之餘者歸于司官常患不得其人急奉於公怨讟滋興況復因之以竊其利周君則不然人皆曰作之登登周君是承去其榜笞民完以熙若是則任其職者絶吽囂息追逮其賦寧有不登于天府昔之使者遺愛揭於堅珉矣後之来者登斯堂也藹然仁政將屢書不絶楠老矣尚當見之泰定四年二月庚寅具官袁桷記

鄞縣小溪巡檢司記

城南門折行四十五里曰小溪鎮宋元豐置焉唐曰光溪鎮以監酒稅煙火得名治平元年罷酒稅以便民獨掌煙火凡言煙火職民訟水火盜賊其地三境交接大江貫其中羣溪畢會水清泠如明鏡巖巒擁秀千篙競發碧瓦朱甍翬聳鱗比望之如神仙居宋紹興中北客多樂居之魏文節公結圃墅與客大梁張武子為詩友其它如安儀同孫王尚書相繼卜築而為是鎮者于于養恬承接履舄爭闘絶庭下梢幼歲舟至溪上猶能記

蜯鬃也皇朝一海㝢立巡檢司于是地而舊鎮久廢故家亦湮沒毀散仕者率苟循歲月處隘踵陋不復以崇嚴為事泰定元年白君察罕不花莅是職與父老言曰司徼之所不在荒寂則在獷悪吾獨愛是溪有先賢之遺俗薪者販者前歌後休絶枹鼓之警罷干㮚之邏吾心固勤焉亦是土循謹之素顧廣聽事以表兹溪咸曰然於是木踵以至甓効以来三年夏闢工九月告成遠迎龍湫近接虹梁舉觴以落而懐㦀巧訟者各屏息以

避有合夫道德齊禮之義迺相與歌曰

作之悉悉罔聞其聲養其高明心清以寧不畀其官惟

後來是承

吳江重建長橋記

震澤東受羣川汪洋亘浸至吳江尤廣衍地為南北衝

千帆競發駛風怒濤舂擊噴薄一失便利莫能制唐刺

史王仲舒築石堤以順牽挽宋慶歷八年邑宰李問始

造長橋繇是各捨舟以途來往若織水齧木腐歲一治

葺益為民病泰定元年冬州判官張君顯祖始蒞事曰
玆實首政稽工程財莫知攸出當謀於民民有調役維
浮屠善計度長衢廣殿瞬息以具吾語諸其有獲廣濟
僧崇敬寔來敬言伐木為梁弗克支遠易以石其迄有
濟叅知政事馬思忽公以督運至吳迺采其議周詢以
籌首捐貲以勸敬復曰作事謀始不可不慎有善士姚
缺
嘉禾人能任大工役必屈以委繪圖相攸經畫畢
具咸服姚議於是叅政誥郡守郭侯鵬翼役未興丞相

答刺罕公朝京師迴道繇吳江郡白橋議丞相曰吾必首倡即捐萬緡而府縣士民相胥以勸平章高公貫公繇湖廣江西来自江浙力囑張君俾終是工杜侯貞来守是土亦曰張之言然閏正月建橋明年二月橋成長一千三百尺有竒㨗以巨石下逵層淵積石既高環若半月為梁六十有一䴡其𠜱悍廣中三梁為丈三百以通巨舟層欄狻猊危柱贔屭甃以文甓過者如席㦧有亭名垂虹周遭窒峩因名以增榮觀焉是役也敬師鳩

徒輸財實三之二贏財十萬復以為實帶橋助姚揔其
綱張君首議出於仁政事有胳合而是州興役見知於
丞相誠出大幸厥今運舟相聯驛使旁午咸曰丞相謀
國經遠張君美績繇是得書將永遠無極繫之以詩曰
茫茫禹甸昔鄰於魚維四載功玆為具區有失其防羣
嗸喁喁曰維李侯構玆虹梁經始孔艱任負揚揚嵗老
水泐臨履若驚張君莅官飭我初政曰玆橋匪修涉者
益病召彼耆老貨布莫競相國之來六轡徐徐詢事審

宜以究以圖刻其緡錢俾民樂輸橋既成矣虹飛于江千柱承宇羣流迴矼儼兮層城爛其軒窓張君籌思相國成之彼清淨士式克承之千歲永賴我庸以銘之

陸氏捨田記

吳越舊俗敬事鬼神後千餘年爭崇尚浮屠老子學棟甍徧郡縣宋帝南渡公卿大臣多出兩浙而制令入政府得建宮院崇祖禰驅石輦木空巖閴寂之地高下晃曜財日益耗而弊莫可救矣故稍自給足者亦承風效

施跬步瞬目日不勝其繁吁可禁哉宗社亡故家日降
辱過昔所崇建揮手若不相識甚者翦夷其墓田豚蹄
之祭不通於焄蒿而卒未有能懲戒夫厲階於初其習
聞者不變故雖善說巧譬終莫能以改也夫錫山陸元
俊以其母夫人楊氏捨田之狀且告曰陸故吳望族大
父凱恬靜絶企鶩觀老子書若有得所與交多聞人是
生先府君愈孝謹自治讀司馬公書不釋手人勸之仕
則曰吾承事於家者未至安能弊內以益外哉未幾大

父母相繼卒吾府君拮据治窀穸不幸以毀卒又不幸弟鐵孫卒於是吾母曰爲物爲變䰟之屈而不能伸者也氣化則䰟升求於家祭記禮者盡之矣求於窈冥則莫若清淨焉是依汝父若弟其往也無悔而吾惓惓者情有盡而哀終身不可以有盡也今將割田若干歸于城北之洞虛觀以廣其時思吾知守禮者矜其情而曲許之焉事不永久則吾之志墮當求能文詞者爲之傳其文傳田不復可易矣田不可易則汝父弟與吾志俱

不朽矣其田若是俾余信其言者吾友陽穀李君希括也希括於陸母為姻聯善屬文遂於予者求徵以示公也徼其子孫而余前言惓惓復將以儆夫觀中之徒知以與言為可畏也衣栴記

野月觀記

養生說有二焉北祖全真其學首以耐勞苦力耕作故凡居處服食非其所自為不敢享蓬垢疏糲絶憂患慕羨人所不堪者能安之調伏攝持將以復其性死生壽

天泊然無繫念駸駸乎竺乾氏之學矣東南師魏伯陽其傳以不死為宗本於黄帝韜精錬形御六氣以游夫萬物之表其壽命益長者謂之仙而所傳確有派繫先儒深有取焉夫人之所受為命其夭閼戕賊必不能盡其年過於厚者非自裕也盡性知天踐形以全其正斯二者俱得之矣天台多羽人居遺跡勝所相望不絶宗世有大梁趙公宗卿其佐縣黄巖樂而家焉踰二百年子孫益繁衍詩書孝友簪笏不絶於家乘四世孫與慶

虛中父遯世樂道從北方之學者而慕之志彊氣堅脅不至席令踰十年矣遂築室委羽山之西北八牖四房兩翼三楹靚深以明于以坐忘不知寒暑之代謝順其天年以入於自然者也而名之曰野月焉月猶身也則而象之者得無佀乎吾按其圖東西仙源南企大有北顧商丘誠仙人棲息之所境清則神湛嘗聞張平叔産是州王子晉居桐栢山二人皆以不死傳信盡性可以至命虛中得至静之説願取平叔書讀之將見王子而

肅之矣道無異同不偏於一者則盡善桷也行南歸願踵門請其說尚當賦之至治元年九月四明袁桷記

冲庵記

御史臺都事開封賈君華甫以冲名其居謂袁桷曰為我敷繹而記之余於易先後天之說精思以求而嘗得其說焉冲漠無迹易之初也二儀定位其氣果有分哉是氣也陰陽得之則為日月星辰為河漢為山嶽凝而瑞於世為甘露為慶雲形而在下四靈連理之應係焉

其於人也受中以生則與天地之未判同也曰生矣氣亦果有分哉曰寂然者初之未始離者也感以應不動乎内者也心君清寧行乎六氣而不沴處乎寒暑而無背則中和者内外之樞紐也昔之聖人言夫上者為道下者為器變通事業允屬夫人若是則全其大和以養吾生休休焉復奚遯焉存誠本乾持敬法坤聖人惓惓致辭焉陰陽之用備矣氣生於無形成於有形聚散反復晝夜不置勗哉勉夫將不能以病矣華甫官京師踰

二十年踐歷清劇其於事物也充然若迎刃與人交謙以善防臧否之色絶顔面而損益高下各有攸當是其養之有素外不能動者矣其名曰冲不幾侶夫華甫竦然曰唯遂為之記

順堂記

大德八年余與天台陳君剛中為翰林屬剛中素簡曠不耐酬接獨其族子萬里裨益俛仰客至能使盡歡禮洽而氣和真翩翩良子弟也家居于台之三台山之下

凡十有一世宋世第科目聲譽序代有其人焉古之言令族必曰荀陳曰王謝非貴華腴也薰德以為善積小以為高絶於聲音笑貌篤躬以行者斯近矣萬里三游京師未嘗不與之言齊家修身察其所養益充厚調官以歸謂余曰遜築堂以奉吾母兄弟三人而仲弟居于外令將挽之以歸抑反身而思之我不能和恊以至於是邪則又曰遜其母以妻孥之私若是邪昔之歌常棣之詩情義之曲盡焉者也而夫子蔽之曰順願則順焉

其殆庶幾矣栴曰天地以順動不順為逆焉李于辰為
震為孽春秋紀之順天地之經義者孝之本矣陳仲子
喻於槁壤世人行事不若仲子則升斯堂油然以興不
遠而復何憂焉化由身始盖何病焉為之歌曰
彼山嶺屹孰啓源兮世十有一嗣宗蕃兮木之詵詵本
可分兮謂本可分兮枝昌以存季也孔艱憂心薰兮伯
也鬱陶求于原兮歸来歸来兮我毋永歡兮

積慶堂記

徃歲朝廷廣錫類之澤於中外縣是執政大臣得追榮其三世今集賢大學士平章大慈公時為翰林承旨捧制書告于厥曽曁祖考惕然以思曰嗣子守先緒敬篤弗敢替陟降帝廷嘉惠日接靡有間兹惟前人寵綏功我康懿公濬光祿眞植德在拱把至安惠公封樹益虔美陰磅礴蓄久而未振逮先考文敏公則亦旁達秀發闓disc光灼矣然祿弗稱其報今膺是穹顯居室完好弗光烈是思曷稱永久遂扁其堂曰積慶有取於坤之文

言如臨如存知所以近天子之光者實有攸自桷也獲殿次集賢得升公之堂而俾有言焉古之能孝者食息跬步不忘其本而詩人之推原則亦曰孝孫有慶是皆其先祖之祖賚夫源深則流長恃而不浚將壅焉以竭譬之善賈貨殖之積所從来久矣因其饒而日取之用殆有盡令平章公朝夕承顧問委心微言觸類以感悟廣文以通導善經達權以天下休戚為己任所陳於上者外雖不能知覩命名之意若堂焉以構播焉以穫實

崇迺先公之德以垂裕於萬子孫毋怠則凡登斯堂者亦將儆以尊祖河潤九里夫豈徒言乎哉

樂全齋記

真定李君允希徽甫故儒家幼慕冲曠閱其游記曰登恒山聆天雞觀出日焉遵太行上王屋山嵩華少室視昔時好奇之士遺蹟鑱刻悲愉怪愕歷歷在目而徼福頌語何侈愚也南踰江淮地險不足恃矣震澤禹功能知尊之錢塘故王都嚚滛靡習未有改遂窺禹穴望

蓬萊久之歴天台赤城知孫興公司馬承禎肥遯益有
旨武夷九曲其仙者誠然與道統之傳有自矣過九江
審豬匯之本匡山之截乎長江者非偶然也衡山為南
嶽灊山望祭抑深疑之氣舒而神完則曰吾於鍾山其
止乎遂日廣松竹桃杏鼎壺几硯之屬于以娛其容且
益以自佚鍾山故衣冠之僑寓也繇晉以南名士居焉
今將居是丘以樂之為何如益展其地曰山房堂曰静
修齋曰樂全軒曰松風而命其樂全者俾余記余嘗悲

好游之士名足以成矣文足以傳矣而不能全其身益其沉恣豢養恃才以肆危機駭浪蹈之而莫知遏事兀解其悔恨悼惜若無所容其生非若夫子之宋之陳之衛之不遇蓋德以輔名道以喻志捨是則非以自豫也希微生盛明之世居于中州以仕焉若水達于川孰能禦遏令而曰卜居于南土豈託而逃者與余居京師見持政柄者皆善思索位置遇大利害輙執咎不能解而南士以疏遠得免希微之居南夫豈遂其静退與抑亦

耳目之所接有感而然與遂爲之辭曰

𩕊𩕊鍾山覇基承兮英光溢犀隱德貞兮泉纚纚兮玉鈴松搖搖兮翠旌維絜士之定居兮山神憺兮以受令合正命兮萬化成神無方兮養千齡

竹鳳石屏記

𧍒開平西南行七百里稍折西北其地有泉如懸簾五色貫射在昔世祖皇帝名之曰三不剌以其國語志之也地曠衍均成沙居民鮮少地所宜惟瓜悉發南戍卒

壍樹之瓜絶甘美按燉煌多種瓜沙土疏利根蔓善達分水無沮洳昔常以江漢人廣其田號會稽其事政相侶至治元年令天子廵北邊望祭陵寢昭文館學士史公以屬車從旄旂交章鼓柝傳警頓次之暇則詢其遺俗千里一色林光野燒絶不接目睫怪石犬牙層巘迭見遂得一屏若水玉澄澈雲根屹成巖崿雕鏤其上有叢竹森列旁出一木緑葉密成前隠采鳳迴味導前以飛五采紛敷不假於琢削而生意屈曲造物有以畀之

者因名之曰竹梧来鳳為圖以紀之余嘗聞地之宜於五穀者男女必繁夥充斥盡力以食其土若夫絶漠廣域其寶玉光怪不可名狀而其人類寡鮮得非天地之氣其凝結者為星辰為河嶽其聖其賢者為君師以長牧之至於不能以自見者則萃其精明剛絜之質以伏于荒野一得所遭而其緹襲纁薦又甚於他好豈不幸哉方今天子寶賢飭躬以孚佑于下民茲石之瑞和氣之感與抑亦開太平之應以告成于天與史公往在至

元間從大帝出征嘗得二石中空如塤出虛成奏其一具北斗形余嘗聞史公好養生說玉石吾寶視於內者何如也至治三年三月衣㮣記

曰生堂記

天台道士項君子虛通岐黄書其治病不擇富貧輙肯徒步以往處藥候脉有源委盖所居鄉有老醫能理傷寒受其説傷寒首經絡未有不通是而能為醫者治所居室名之以曰生且求記於余噫今之醫未嘗不以生

為心也技薄而學淺貿貿然以游人之門恣意剖決遂使夫人之壽夭不得以盡其正命十蓋有五六者焉薄人之危剛燥跳補重其疾以利厚資則凡所謂生者不存於其心矣天地之於品物寒暑代謝日用而不能以知為之君師以正其綱常為之醫以療其疾病是醫之道其贊化育者厥功茂著仁為人心操存動止於醫殆得其全矣余嘗聞道家者言陶弘景增本草飛走蟲魚類例有殺生心此蓋誘俗鄙俚之論犧牲養人千萬世

不能以易藝不如古人挾一囊以自行巢氏之説畢具於所挾矯誣滋甚矧有若子前所言者其為醫之禍最速矣子虛氣正而色剛立志不茍視財帛如糞土耐習勞苦師全真之説養心若保赤子其未通者必有以日廣活人愈多仰俯不怍斯其為德也大矣庸俟以紀至治三年九月袁桷記

信州貴溪縣楊林橋記

貴溪環山為縣大溪貫其中支流為楊林秋夏水至奔

潰莫能禦歳病涉焉當淳熙年有僧允懐任其事懐陸出也象山文安公勉之曰徒杠輿梁觀政之本是則昔時盛平轉輸供調之勞守令有所不暇及矣考於成周除戍梁道於先王之財賄不用役民之法其無迺因其隙而用之故不煩於官者良有以也二千年来著律令者長吏率遵守文具飾傳舍除驛道為急使者所弗至不復計省民所必趨而顓受其害於是乎有倡義者焉懼其嗇於財也則復有利益之説焉噫民之所利上所

當興顧其力有不能事與勢實有違者夫豈惟今也哉龍虎山為老子祖宫其民食其業以遊於襄陜廣蜀歲幾萬人而江淮復不與道豯楊林咸惴惴焉求於上則有未及謀於私則曰亦盡思以為永久於是山之道士曰傳其章其首出資以倡之至茲山者董其曰事宜是鄉之者老某亦曰吾等詎坐視遂伐木聚石聳為飛梁危湍駛流怗俯於履轍之下訖成於至治元年十有一月明年董君龔常來京師命余以記余讀老子之書曰

修之鄉德迺長又曰儉故能廣刻志繕行則其自貶損者夫豈厚生以自養民困於徭役牧之者不能以告于上因令所著而强之將轉散而他往清淨之學不有衛翊其何以為教三君子之志深且遠永詒後之來楊林之橋其何有廢焉

小領水亭記

薛君玄卿自京師歸上清二年矣習静修德日治其文詞刋落雕飾以求進于道暇日游小領領分為兩側足

以上過者岌嶪然龍虎山為治所其教行南北故凡驛騎之旁午商賈之輻輳皆本於龍虎而道必繇於小領交卿坐其旁見行者之至是皆假以憩息良憫其勞貴賤固一等也遂築館于領之西曰崇賢作亭于領之東曰振衣命道人日具茗水承接以休其心昔之善喻者曰夸父逐日而不返今世汲汲然道途者皆夸父也故其捫歴河漢而不悁困阨癘瘴而不懼方其去鄉里辭妻子漠然無惘惘之色其覊窮逆旅饘粥蘖餌之不給而

猶曰我有命焉寘以憂至於久勞而思逸若登茲領然者未嘗不心一而念同當是時使㨿然有得吾知其絕跡於是途必矣𠫓卿曰領之東古象山陸文安公講道之地其西為臺山突兀秀峙南為雲林靡湖聖井琵琶諸峯歷歷可數北則潛山之井邑稠密高下雞犬桑柘望之如神仙居吾知夫仕焉而已登茲領也必曰吾不復為人間事矣其善蓄而給足者則曰吾行其少息矣王公貴臣捧香而來于山亦知老子不辱莫先于善退往

来鮮少將見夫青牛白鹿之士倚古松而聽流水登斯亭也願為之執鞭以俟焉斯可矣遂掇其語而為之文泰定元年正月壬寅清容居士袁桷記

友恭堂記

余幼居鄉合郡里巷考門閥之高者十居其六七焉先公撫余首而言曰自圭組之日盛而兄弟之虧有不可勝言者今可稱道惟史忠獻王與汝曾外祖忠宣公白首若一次則曰余忠惠其季尚書貧無副衣出入互易

貴且死也約同葬尚書之子寺丞不替是道以京秩讓其弟所後子二百年来登顯仕無慮數十姓中外宦簿俱徧歷獨號能盡兄弟道為難葢其貴盛之極勢軋於相等稍避嫌以退則若無所容其身以為吾才不能以見用者兄弟使然也不再傳而其祖父之所蓄棟積稇聚各私利其美好黨署賔客强凌很勝歲時叙昭穆占對簡略觴豆不設强成禮即退言至是良可哀也又曰吾之事賔州分雖嫡長讓其爵於兄子凡世所慕好吾

一不以問怡色拱立若幼子弟積誠以感遂悔焉而益以親汝以孤子承吾宗何憂焉若有子孫衆多能率我以行則知吾門殆未艾也受其言于今四十年余官集賢日近醫藥命次子瑾來侍久之復還翰林屢謁告以請不得命長子璀撤舊室之蠹腐搆新堂以俟歸書屢至將以盡侍養之道余曰父子異宫兄弟同處古之制也幸有尚書公之堂在可以逸老則斯堂若兄弟居之誠宜遂名曰友恭實取夫先公之遺訓焉夫為公侯之

後得為幸矣恣其私心以泯夫天倫泯録之所不忍因詩書而成衣冠不幸不勝衣冠而卒泯其詩書則昔之高門今不能一二者其病首在是越公之書在山中而余再世之積實倍焉二子能讀而守之又將見吾諸孫之有成而翁接首之泰定元年月日清容居士記

種德堂記

蔡侯茂先以其先郡侯之狀求銘撫其行事古君子也少間謁余為種德堂記其名實侯崇祖之本意昭揭于

户冊者集賢大學士郭公安道所篆而歌詠其事以光顯悉余同院之故人也若是則余何敢辭郡侯之樹德葢不止於銘之所紀而因事以詠則宜有取於行實昔人有言陰德猶耳鳴想其平居篤厚廣施於鄉惻然以求其急難御於家也敏其力者貫之不足者周之懼飭躬之未能蚤夜以思則曰所求合乎古未能也歉正乎有道之士則曰吾所為能盡善邪燭計利害得無慊邪施於族者洽於肌髓與訓於家者蹈履足以日化與

朝培而夕修望歲焉不求報豐養之以年祝之於子期之於孫磅礴浸漬斯其為種德之本旨也茂先令為良二千石其季為太守鸞翥鶚峙羽儀清朝盡忠補過以先其祖父吾知其曾雲少者謹于里門長者服于王庭恂恂孝慎日補其未備考其興隆與德良未艾也書曰率乃祖考之攸行又曰汝克昭乃顯祖顧相與勉楠也亦從是得以有益焉泰定元年冬十月甲子四明袁桷

記

春暉堂記

翰林院都事韓君友謙居京師有年矣往歲築堂以奉其母夫人未幾下世今復名其堂曰春暉示不忘初也命余記其事焉孟子生於戰國距舜之時幾二千餘歲矣而其言終身之慕者則必曰惟舜一人焉耳矣昔日之聖人懼其不能皆然也為之令以教之為之表以勸之而作史者復取其卓異者以彰明之教益詳而行益微吁可嘆也矣孝根於心人之所同繇古而論宜不若

是薄然而缺焉所從来久立其名者良有以也杯圈手澤存而不察非孝之實吾知夫韓君之升斯堂也鷄鳴則思其進盥之儀饋食以列則思其嗜好之若初將惕然而奉之日入而息陳其枕簟闃乎其有聞也故其居於家也望之而在前思之而若著其處於鄉也身無虧焉言無擇焉鄉之老者曰韓氏之澤有在矣其先人之教未忘也立於班朝無有父母兢兢若臨于其側而人始曰若是者其殆幾於永慕矣吾聞友謙佐治大尹執

禮自持不為苛刻矯亢人安其業而化俗敦教餞潟之於飲食義方之訓有自来矣昔孟氏之子於其羈愁困窮之際始矢於言情之感也友謙仕不離鄉遭世隆平卒取其言感之正也栴也官于朝七稔矣升春暉之堂得無愧乎

賀蘭堂記

靈武李公居錢塘三十年築其第之堂而名曰賀蘭志不忘本也會栴自京師還逌命誌之栴嘗紬書于太史

按賀蘭山在靈武保靜縣西草木青白望之如駮馬然者土音語駮為賀蘭而昔之居是山者復因以為姓在唐天寶時靈武號要衝後卒能以一旅之衆興復舊業至李王有其地天下易代凡九姓獨靈武以十餘州相傳者一百餘年其民沉鷙尚勇土壤沃曠氈酪駞馬給足無凶歉國狹而慮密各以金革相保衛患難垂之絶不少變精急專一迄能奉其君長益傳愈久則俗愈定太祖皇帝經略西土為武功首靈夏舊地始臣服委質

然猶強節好義策殊勲受上賞者史不絕書李公之仕於江南也常兢兢然恵綏不忍侮其鰥寡而其於浙東也事若有素今所領七郡四為其守矣風俗嫰惡皆示諸掌而惓惓思於賀蘭者亦將有以振夫姜薾之習使吳越之士如吾賀蘭者斯可矣古者氏族之别必錫于其土雖遠處他邑其不紊殽者因是以有考賀蘭之山承平日滋昔時之草木意其豐茸嘉美當盛于公去鄉里之日而斯堂之封植五釆交錯⿱宀⿱八谷然成文者心猶以

為賀蘭也食必祭先耕則祭畬斯須不敢遺其初種德崇報有開必先以侶以續殆將見之公其以余言為徵也

沉香石記

唐虞之時曷有玩其耳目哉余讀貢書至青州則有怪石者焉今文登諸島洲往往掇拾珍怪置几席閒物易得而可喜則雖聖人是誠有所不廢矣浙東括蒼山松化為石其文理真如松或曰踰千年迺爾人為至靈其

化之不可測也為聖焉為神焉受成而不變者木與石至積之歲月則貫射於日星磅礴於霜露光怪駭愕充然黝然為珀為玉有不可悉名者矣嘉穀為莠穡夫憂之鷹之為鳩橘之為枳其遷之若是則亦美惡在於其中焉京城田舜舉為大醫院屬治其燕居明絜靚幽得一石望之如水沉槮結窕轉巖崿刻削薦以文石過者咸以為海南土産也侶是而非其為怪石也奚以疑故變至於道君子之所勉子盍慎諸

樂善堂記

雲間縣魏晉以降多文人磅礴秀絜故其言辭幽麗瑰雅喻物形狀無留遁常驚動海宇是其人誠精於言者也或曰其地介海挾江波濤魚龍善噴溥變化人居其中者咸佀之宋世文儒益光顯冠帶相望數十年来習始變舟楫極蠻島奇貨善物往往充上國力事生産廣田侈居擬於王侯而仕者亦爭願食於其土夫事久則變變則迭為乘除因其見聞上之人寧有不過其萌芽

定其準式者與惟烏溪趙質夫之居於鄉也悃愊以無營恂恂里閭足不踐公府汰其侈華日安於平素其鄉人之不善者避之嘗曰積豪以希富富不能永也積書以教子吾其盡心焉勸之仕不能動苟利於人者誠求之泉石以為朕德充以完嗒然忘世其樂道肥遯焉者歟未幾其子庭芝登進士第人始言曰是殆將復其初矣昔故多文物不幸為大家以財雄是其地氣厚積之使然也趙君不屑意焉於是以儒名抑進之則必以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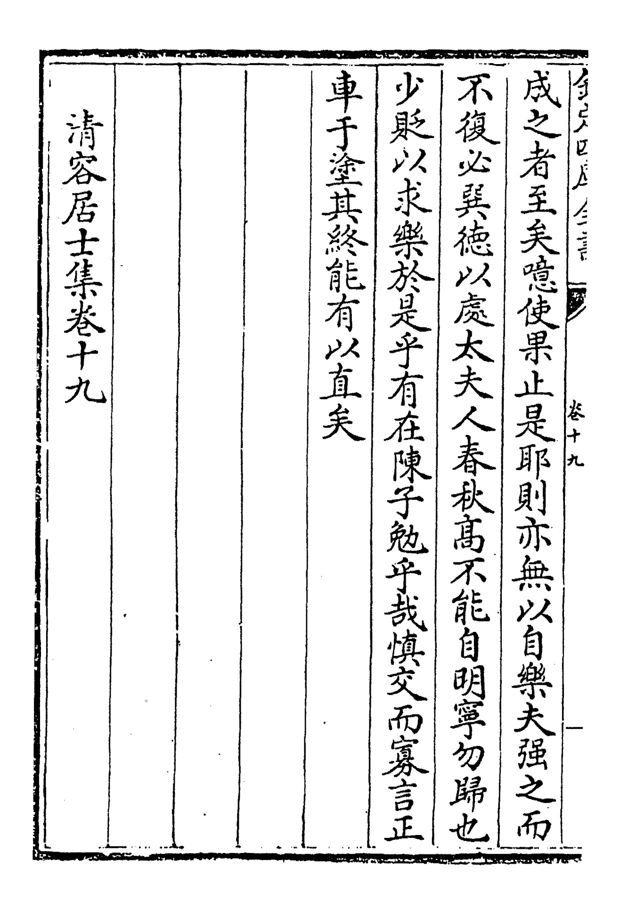
顯文與行相須以成余嘗上庭芝之文於殿廷録是以求之探源泝流苟不止則其學益粹聲聞之遠無疑矣庭芝之諸門曰嚴君以樂善名堂願有記退而詢諸其往來遂以行事爲之記質夫名宗文大父以積善聞于鄉樂善之義祖是

亦樂齋記

永嘉陳子敬客京師居城南東隅車輪馬蹄之聲奔激若雷霆大雨泥淖入數尺賈區豕圈參錯啾唧土俗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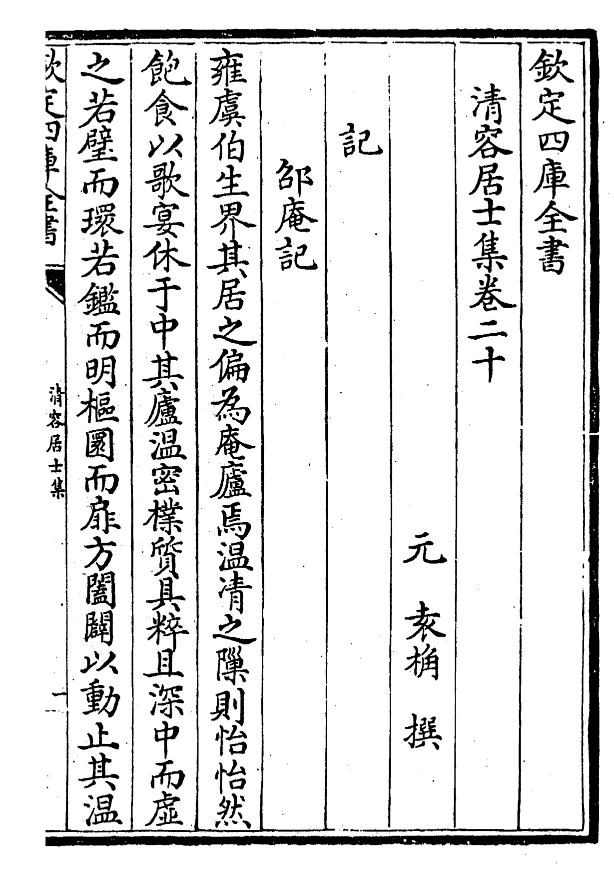
南北不可辨入子敬門槐陰植幢葢寒苔斑菊側布踈密清泉滿洗白雲在户坐者不欲去去者復再至君蒼髯抵掌一榻為席顧余而言曰此亦樂齋也高王父宣撫公受薦史太師太師若高外大父倩家遺徳泯然罹變更漆園吏之意為我終始而言之夸者以愧感者以喟不幾於道乎桷幼聞長老言君里宅雄甲勝據重樓疏軒旁薄倒景飛鳥怖而海雲伏也君方少年挾策以自劬漠然其中若不能一朝處稍壯入太學喜名而益

奇蒹葭芙蕖之蕭爽抬提層𤸃之空絶境寂意冷疾筆落紙自得於杳靄千頃之外望者知非綺紈世子弟而視窶人子復不相侶何其盛也今一廢不得復廢復坐刻畫居京師十年無知己力慷慨引助視重垢積戾頑然持牒争洗濯不三宿告去君意氣當復摧抑闒茸而怡然以理勝豈榮觀之旨託焉以自逃者與屢空晏如榮辱不足以累豆羮見色情怵于内也使向時沉溺自恣卒遇不遂意宜朝夕弗給又安得為十年計天乎其



咸之者至矣噫使果止是耶則亦無以自樂夫强之而不復必巽德以處太夫人春秋高不能自明寧勿歸也少貶以求樂於是乎有在陳子勉乎哉慎交而寡言正車于塗其終能有以直矣

清容居士集卷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清容居士集卷二十

元 袁桷 撰

記

邰庵記

雍虞伯生界其居之偏為庵廬焉溫凊之隙則怡怡然飽食以歌宴休于中其廬溫密樸質具粹且深中而虛之若壁而環若鑑而明樞圜而扉方闔闢以動止其溫

燥也裼以舒其清焉其淒厲也隩以休其和焉左顧右矚神止氣寂晝握其動夜根其静不丐飾于外據萬物之會將以極其榮觀者焉廬不廣尋丈旁設易圖圖除其卦五十有六瞪而視之首擊而尾應迎而存之風至而水涌審聲遺形益原其情忽然控浮游以上征則搏制控伏圄于其内而不能以自恣或曰非輕世遠舉者不得以専是伯生曰維昔邵先遭時明康玩芳以嬉不激不隨順其隆汙儒者之準也吾將尊其廬曰邵庵何

如椭曰可乎哉言無郵乎夫敦厚而靈明者君之先也
峻簡而絜精者君之光也自君之出名日以張莫窮其
鄉貤貤然聲音笑貌之學詎昔之志也勉之哉茲廬之
制易而不甲簡而不倚其取諸物非鑠我者也由質以
成禮無踰矣迺觴以祝之介其休明曰烟烟熅熅維道
之門悃悃款款維德之本美哉廬乎足以為永居乎表
椭記

古劒記

吳成季得劒一于故吳之區窮首以度合周尺二十有一寸下縮而圓人盡其握贏倍於臘東西半焉鐔長五寸有竒口懸三空古飾以琫具者金氣消竭玉質湛湛然望其鋒肅而不劌黝乎以温如鑑之示明揣其章若氷之在防養其寒光泊焉不知所凝日出而觀則陸離以陳為丹為碧起滅於膚理風雨以休之隱隱歴歴欲泄而强抑客曰此何祥也成季曰粤古至人絶世遁逃有不得已則託劒以象五金之精竊陰擄陽繇神以成

非劒之能也維吾道祖以劒印授受為漢世遺物傳信可根據劒歸宣和今得于吳吳為故都庸詎知非昔之所寶且夫化而沉於淵物之靈也返之於山物之完也或曰以神不以形又曰以德不以物形與物其果有變乎表柟記

昭真山水記

廣信昭真山晉王仙居山祖閩武夷宗為天冠巖翼行數十里左右㠯挾悉至觀逦伏北俯貴溪又正北當縣

居中匯泉曰寒月泉與藥池丹井通導井南鱗瓦削列成廡有泉懸溜廡下拾級以升曰金沙益南至于昇仙臺臺石天設空明無依傳言王仙化是又南石室坐可二十席下視屋邑蟻髮旋縷凡登是山者不盡適不返故冠以逍遥焉上巘為靈湫逍遥西多故賢居三山品列徐紹宗隱益下北麓陸文安公書堂奠焉循西有吳緬石潛谷巖小隱巖皆以處士著吳緬石形成五嶽復曰五面迤東為峰二曰老人石人東屈而下得名六學

堂以虛名仙足月巖以形名鬼谷以真隱名鬼谷東石壁中穴環好風出湧泉曰風洞輔東益髙有石箕甑器物成琢潭深不測以礤潭名又東極下水鉤盤巖壁削立旌陽許令剌蛟于是唐名曰馨香觀道士祝丹陽繪圖俾志且言其山清刻深古多異石名木歳不識伏日泉品與恵山同自唐李商隠劉大用王荆公毛澤民而下著詠可傳信夫山南為陽主陽賔陰鍾其所極欝之而不化可慕可愕不一以足然神獨嗇之使冲漠者專

其靜居絜絜然好游之士少紓其耳目而卒不畀何也世言名山多方外居益以昭真爲信丙午十二月袁桷記

東山精舍記

自民迫於生而儒日益病清宗華門淪圮乘接閴然絶環珮聲束裝韝衣方傴伏却立而甚者貿貿途路閭益困苦不復振或以謂升降迭運之理使然耳噫首是説者其未知所養與予客京師豫章周儀之之甥冷有泰後先辱共游問其年則宜若與昔不相接近而甚頌其文

予始異之儀之曰不然冷為分寧故族官簿相接所居曰東山山横重屏方列若刻其尊正叔治屋一區負山為居治堂翼然跳沼縈然幽林絜石奇梧秀竹之森爽以繚以屬前拱而導則黄龍幕阜蜿蜒效焉平皐沃畛鱗集備焉朝光夕霏户牖進而几席納也正叔閉門幾三十年服居士衣設丈席講論終日危坐清思無纖芥糠粃時為詩詞凌厲頓伏索索裂金石舉觴雅歌耋稚以叙酬酢揖讓猶昔時衣冠家氣度而卒相邂會恍然

知為非人間世也嘗闞正舉童子時意功業可拾取令迺摧落刋實益自斂避彬彬文質久而益彌章焉夫不急於外者宜有裕於後大江以西士風炳如於是乎則故予首書其慨然者以厲吾黨知正叔為可徵四明表楄記

采芝亭記

太行首於三危伏於河折壮而尊為恒山支巒複岡畢赴於燕秩秩然復纚屬以東數十百里入於海上土人

以其西來號曰西山或曰駿極于是山急而堅凝地多空寒不可以兆域又曰是為都城之衝自北而南太和薰然捨是奚所適於是工部尚書郝公景文惕然維思實震且陰迺相其大塋先君子之藏祔陋而善崩始遷而謀焉大德甲辰得卜於其山卜者曰是山之形翼容而味鳴日中而升戴坎以寧以華以承及既塋明年守冢以芝告公弗信展于墓下登坡而望則敷者英者燁然于山效獻以萬歸以示其客衣稱噫是果為芝邪令

舉世之言瑞者必首於芝芝不常有於世故窮夸闡珍得一二焉輒指以自瑞使誠瑞邪寸畛尺壟其融液變化不若是之固而甚者竭四海之類夫芝者聚焉以觀不亦陋乎夫土和則芝生始公之心懼親之不寧故擇其温密以永其幽菌蠢而擢靈土之和也盈數為萬非昔之固也不侈以求異德之質也維山之陽彌犖彌剛子孫之祥也孝感而文著於瑞乎何有

梅亭記

廣信據江浙閩越之衝萬山交牙四顧羅劒戟其氣蜿

蜓磅礴為丹碧玉石長溪貫其中凝膏溢藍愈積愈完山水
之秀甲諸郡故其俗多刻厲自奮矜謹節義言文學道
德者為儒宗治政事者為吏師建炎初中原縉紳家多
居是州其舊聞遺語尊守傳信歷歷可數皆數百年文
獻源委非如野人窶子掇拾目近為利禄地方是時人
物之勝足以甲山水而浮屠老氏之跡實不與焉弋陽
為縣山益深水益清車輪馬足之聲不入于其境寒泉
蒼巖百里一色山之陽有陳隱君居焉隱君守儒以自

信閑門授書朝夕盥饋合其孫曾嫡婦男女將百人年九十四以終有子曰德父教授帶湖十年法當得致仕官以鄉博士歸于家迺築室旁近之華山為雲居雲居之西為梅亭曰香月於是其子敏學志仲官京師俾予記之且言曰自吾大父恂恂之於是居也詩書以持稼穡以時門無忿色而少長以叙吾不知其化之及於里也自吾父觀之今七十餘矣誦聲滿户而樽彛在牖氣完而色康其行舒舒其語徐徐視吾祖之孫曾亦相過

也噫榮何以過是表梢曰天地之理嗇者豐之始周流于六虛其暗也實明其闢也實闔昔之澹然而無營者德之基也養之于其身而施之于其後充以引之吾知其孝謹於家者日益廣爵禄於朝者日益侈視斯亭之手植豐融婆娑連理而並實陰陽之生物其不出於是明矣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亦因以勉夫志仲焉

西泉記

高君舜臣通敏才智之士也治其齋心之居表其顏曰

西泉為予言曰太行之山合于恒山隱伏𨻶亘北東以入于海肅慎朝鮮屹然表于其地者皆支絡也泉生於西歸於東陰陽之常性也周人有言曰肅慎燕亳吾北土也昔之疆理吾於是乎考則凡北紀之山水繇西徂東所繇來審矣為我記之舜臣於金為大姓官薄歷歷可紀居京師數世遡其泉源知其晝夜之不止必達于其里禮不忘其本其高君之謂與予官京師踰十餘年望所謂西山者蒼抜翠峭實大行之苗裔水流無窮演

迤洋溢導之為漕渠止之為陂塘資國用以為民食者
泉之利也其次達官貴人因之以丘壟濬其洌清挹其
回環蔭藉蓄廡將利其子孫以求全乎茲山之下不知
其幾至於淡泊空曠之士則又抉尋幽深渟膏匯甘使
夫絕塵税駕者止焉以嗟啜焉以留無有窮已噫西泉
之效誠博矣哉在易之象曰山下出泉蒙其險釋矣謹
其所之君子之用也高君致用以推本厥旨明矣究反
復之道益驗於身將見其百折而不撓獨行而不懼非

玆泉也與念其祖德繄命名之意與其兄堯臣閉門窮經沉思篤行予得與之交將並游夫西山感夫昔之廢興不在於險則泉之東其寧有已邪

戇庵記

慈溪黄彦實少喜豪士湯游故都見世所稱知名人率脂韋自保秘惋恨無可與語酒酣氣雄謂海寓方宴安休明宜取天下事置念慮以入計畫否則捜抉險幽浩然為萬里游遇不遇命也未幾浙采石上漢江西游荆

襄歷覲用武關要荒榛廢壘猶有能言昔時得失益慷
慨自振而所見公卿大夫與夫布衣之士則皆與昔交
游者無大異於是治其居曰戇庵以自儆求記於予亟
請焉昔之養生者志專而若愚遺世絶俗懼其名之至
也介然以逃泊然以遨聖人憂之慮其器之不弘不足
以任斯道也然舉世之士樂同而惡異曲者常安直者
易危則寧直焉者斯近矣彦實智通於事物行幾於古
人視今世之戇者吾能言之草野游京師決臆裂背不

顧生死詣廟堂求竒中書未出袖而利祿萌於中非戇也鄉里稱任俠大言斷是否隂持短長以利己非戇也佯不絜清詆罵排觸而私有揣摩問之而若樸即之而彌汙若是者又其侶而靡者也彦實先大夫文節先生為史館官咸淳上殿論浮屠不宜入禁掖度宗大怒手詔出國門未幾貳守桐江與宰相兄子爭事卒易他郡戇無以易此矣古之君子事至而名隨人棄我取自謙之道也聞彦實居山中閉門讀書益不妄交求古聖賢

摧折困踣之本發而不可犯者養之至也予歸里聆其言斯知之矣延祐五年夏四月越袁桷記

桂山堂記

江南地宜桂故凡廣居室者必植之以為美觀焉釋木者曰桂白華叢生冬夏常青人取以自近良有以也地記言八公從淮南王後入山為仙作叢桂詞與漢史所記異予獨愛其簡絜幽古為文章宗師申言攀援非自息於林莽者讀其辭可悲也矣上饒周君缺　居龍虎

山因其地之隆植桂于上築堂面之而名曰桂山徵記於予予曰今龍虎山為道家統宗金碧晃曜出于縣官搜奇抉幽異夫昔時之荒煙古木轇相結而袂相接也周君主畫諾以極其榮觀則今之所命名者若不相似何也然予嘗聞之至人其貌恂恂其言諄諄執中以權損益其未備黜紛華以從事于寂寞者非有所激也周君知周於身謙抑自持思夫山林之靜養其冲泊先事以自警古之所謂備豫而能立者近之矣周氏之先得

道於希夷陳先生當熈寧時猶亡恙見其曽玄離世樂

善樹德之訓有自来矣且夫託物以喻志詩人之心也

仰觀於山徐視吾手植者風雨氷雪貫四時而不改擬

諸形容得無似之乎異日將游山中詠八公之辭反招

寫心僕援筆未敢以老為辭也

張尚書救荒後記

儒學提舉天台柯謙自牧為序一通言今工部尚書張

公之佐江浙也活饑民䖍貪師為去思師能歌詩者追

美之是可謂無負張公矣往歲椈以翰苑屬歸里里人言元帥府始治婺女有摠戎官鎮慶元言慶元聮蠻國入海最近稍失控御兵釁不可測乗驛入都白利害時太傅丞相坐省中盛言摠戎非兼元帥不足以重鎮太傅察其言有私便後雖移鎮而卒用常調官如舊制焉大德十一年歲大饑浙東副帥闕命屬吏疾傳詣行省告變曰慶元接海口僅數十里羣盜據島嶼出沒將入城剽刼願速分行省軍往翦其窟穴緩則不可治行

省大驚將如議張公時為郎中丞相謂公曰計安出公以調兵非所預丞相固問則曰果有變帥府當印署白省副帥獨遣非完議也召屬吏問變奚自府有鎮守官令上變為何地屬吏頫首不能對遂移檄問盜今安在帥府得檄大驚咸言無是事繇是卒不發兵而慶元迄無它噫方副帥造謀時當饑祲窮困之急稍加以兵山海逋竄寧能斂手以快鋒鏑一有抗拒誣以叛逆則凡故家大姓蔓延於囹圄之下將不可勝計人能知救荒

之為美績而不知吾里之人微張公之言有不待賑恤而皆置死地矣敢書以補郡乘俾知夫立帥府本末益如是張公名缺字士瞻衛郡人處事明遠知大體若是事寧勿為記其可乎

晚香堂記

延陵吳成季父奉萬年之祝于崇真大德甲辰二月承詔為祠官于衡山復命歸祠其受道之山曰龍虎龍虎於番為接壤番於成季為鄉井於是其嚴君偕七十矣

迺避館屏騶却入里閭舉觴再拜以祝以壽宗黨姻友旁列叙坐勸酬以禮進退維度聚而言曰嘻其盛哉成季曰不然繄昔遠祖挈國以讓晚交兵間既壽且康至于番君墜緒吕興維用之啚報必以厚自吾少時聞為是州一不承意則交喙争誚而吾父子吟詠佔畢吶吶謙讓不能出諸口至論成敗衰盛嘗掩卷三歎以自警厲而今也二老人康强起居佐理内外冠帶童丱咸立左右其追乎遠祖之意顧築堂以奉而名曰晚香其何

如衆曰唯唯未幾來京師屢屬予以記予以謂大夫士之養莫侈於羊犬豕而世之希年遠引者至以金石草木為可久菊水之壽效極於胡廣昔之議廣猶若糞土則名與年較不相並令成季榮於其身顯於其親惓惓然企本支之盛吾見吳氏子孫孝謹遜于里門秀敏有列于朝而耆耋老人方遊遨嬉戲聲鮮養醲若古之所謂偕老而終隱者其不在兹也傳記言王公大人晚歳託言神仙多以遠禍成季游乎方外之畛憂世嫉邪嘗

不自置異時承渥流問則司馬子微之對殆猶糠粃而

名以晚香者非獨為吳氏美是特有待於成季也四明

衮㮕記

玉冠記

大德乙巳歲二月甲申皇帝受釐于玉德迺命尚服出

玉冠以賜玄教真人張公其製為山形空其梁迷温栗

精潤隆殺悉等莫有究攸始衮㮕見之曰此紹興宴居

所服𩯨髮冠也舊聞長老言思陵為清暑樓聚金石奇

刻飛湍清樾森鬱蕭爽伏日退朝衣白縠羽衣冠小玉冠閱定書蹟其殆是與維古弁冕雜飾以玉至晉宋間君臣上下崇習玄理清逸修簡始為玉冠今世所傳元帝像及晉賢圖軸與此無毫髮異則紹興所冠猶古帝王遺物按道家書言神君始建飛天玉冠其製與遠游爵弁微近疑有差等含玄秉陽舒精吐光緊冠維則欽承是天寵進道之篤其不在兹乎夫玉者陽中之陰也首者體形之上神精明之主也陽非陰不能以成合而

凝之出入于斯易之門也方今張公以清淨理贊益熈洽縝密而不露孚尹而不泄遠而望之誠理勝矣庸述其始以示于後表楨謹記

孝思亭記

三山吴明之築亭於陽岡大父之墓側名之曰孝思按昔之言禮者則曰魂歸于所居將致其一焉墓有祭有亭為非古矣善乎延陵季子之言曰魂氣無不之也夫専于祠宇不意若是拘也物精神著其氣發揚者出于

丘壠是則必首於墓將奚以疑古之聖人懼其瀆且數也嚴為之防速貧速朽夫豈非夫子之語祭墓為尸是墓有祭矣祭而不屋失祭之禮矣繇宋宰輔侈其墓田不復拘甲令層樓巍閣空青金碧巋然于坡陁之阜過者必式其防遏森翊誠以為千百年無慮也乾坤合運頽垣廢址上牛羊而履荊棘欲求子孫不可得而明之方慎其繚圍構亭以綏其體魄是則過於盛者必有衰吳君之志追遠以求旨微意深鬱勃之興將自茲始大

舜五十而慕昔以為難能也遡而推之探其微旨亦難能也禮抱孫不抱子祔于王父幽明之通瞭然而莫遺明之審之而克行之柄也故國之公孫其思于祖父也罔敢替因繹其旨為之記

福源精舍記

建炎初秉義李君以勇略捍衛鄉社倜儻急義植德流行諸孫以詩學接武科目恂恂退讓望知為秉義家子弟衣冠浸微獨溧水府君之子登仕君寄隱廛市龎眉

幅巾治生産益有理年逾七十迺卒子請告歸里其子印傳以事狀踵門求記其精舍俾永遠嘉熈間溧水君卒于縣治登仕甫八歲祖母朱氏奉其喪以歸將葬于上元之祖塋朱母泫然曰孤兒奚依少不利必㥁其先祀相于慈溪東嶺楊奧之山卜告以吉結為四塋昭穆以敘而以其殤女祔于旁近登仕長有室曰茹氏朱母即世旣葬茹氏曰吾姑以槖中裝成是山夫君獲有成立新婦不淑紹先繼志弗㞐擴則奚以緝前人光亦斥

奩資廣山壟建祠屋精舍以奉其舅姑茹氏沒于至元之十九年登仕君沒于至大之四年大德六年印傳與其妻胡氏同入山拜墓顧瞻周迴蕪圯日廣胡氏曰再世尊章有成妥獨不能少效萬一聞佛氏有大報恩而用其法名爲福源精舍命僧以居遂一以浮屠所需者咸備具復買田若干命僧其首主俾其弟子相次以繼其所度僧非李氏不得入予愕而言曰吾里鄉相什百各以功德院爲請有以其田園與子孫共分析求利益

穹樓矗塔坡阜松柏蔽翳綿數十里時運更易各降在皁隷孤童負囊倀倀不能以入每恨其祖父作是為無益也予嘗過其祠宇薪草雜糅破凝爐煤而主茲所者惆然有曰彼昔承寵恩故幸若是其子孫何能預至于士夫之家庵廬相接幸其不為有司之所隷羣聚毁撤甚者發其丘壠噫可勝道哉予謂三孝婦之志人莫能並心純而孝專發於自然非過信以溺于異端思其創始思其悠久是則秉義之澤良未艾也為浮屠者聞予

之說寧不有泚其顙印傳復為穴三一以葬生母張氏其二則夫婦因以預備云

治平寺記

治平寺主者以建寺本末謁予為記其狀曰寺在城南門外渡江曰銅盌浦鄉曰鄞塘平疇鬱密松竹環植望之竦然其閒者即治平也寺建於後唐清泰僧曰道隆以法華勸民習誦持善果刱是地三十畝有奇始居之復得別業為畝六十其初曰東李浦院錢忠懿王俶給

符牒俾永遠又改為保豐院宋英宗更元治平祀明堂
始易今名法智大師以教乘闡東南習學皆其徒故號
為天台宗元豐間有性法師講法華別立機要從者雲
集而田租漸廣居民染痸下疾師咒水飲之飲者日益
衆師咒於池悉愈寺舊有東西池令咒水池猶甘冽可
鑑師號山堂卒葬於是寺嘉熙三年寺燬于時上師實
主是寺遂新三門法堂廊廡等若干楹謝去淳祐六年
堯師始成殿宇居室所宜有者悉備咸淳八年子直良

法師至曰吾不可不私淑後學户屨日接簡約暢隱法華之說大備而治平名益著率由是壓于南湖者凡數人南湖四明之祖庭也後曰一䕒守是山今十有五年緊前修是承昔之營構皆腐折傾漏不可支今幸完復粗備惟創建昔人鈌軼靡有紀顧登其事于石柟以為令之為牧守者苟度歲月堤防津梁田野之不治尚何能望究其本始為世胄者日隳其先祖父名諱近在數十年問有不能答未有如浮圖氏泝源推根若是之詳

者道散於九流百家各自奮植吾儒之教末俗以空言為高卒不能勝甚者去其舊籍郡縣養士之田皆漫漶不可考如孫師所為寧不有愧庸因其狀以紀亦以勵吾徒之為師長者云

海會庵記

出城西門皆良田白水高下綠樹雞犬相聞翁然農家善於業者也予繇京師回艤舟驛亭望之則朱甍碧瓦傑然為人天居佛之道以枯槁堅忍為能事卉衣糲食

樹下冢間不求其豐足故從者樂然如歸二千餘年為之說者以莊嚴為善果愚者益信狂者益怖而梵宮寶剎合郡縣山水之勝悉為所據日增月益有不可勝言者四明海之東絕處為補陁巖大士顯焉鄮之東為育王山釋迦舍利塔焉導南為岳林為天台皆游歷之所而補陁育王自天子至於王公百司乘驛奉香幣不絕於道四方之民終歲膜拜至於西門始求其渡海之路然而觸風濤煙霧率莫悉處所又舟人伺其危殆時有

不利目接其事而来者益不止豈非其教足以傾動而為善者有以復其良心也有僧曰妙壽以其建庵之始末告曰茲庵之剏專以奉補陀育王岳林天台之游者也初卜地於城西郡民任氏首不過地千步屋三楹有同志僧妙然日習宗尚善勸募傾捨駢集又有僧元安清持以行業振勵信者俱至善士翁父堅翼輔之首建佛宫且割田以濟未幾宣慰楊侯梓益買田以贊相由是拓地為畝十五屋百楹殿堂門廡迎賔習静各有其

地泛海有舟放生有池獨不設方丈懼後人之佚樂以自恣也不請寺額曰海會庵懼其奪攘以為茲所之凌替也其狀若是願請記以求永久予曰博施濟衆昔之聖人猶以為慊浮屠氏日丐假於外而皆足以慰其志意盍其說汪洋浩博叅之以報應而為惡者懼吾儒之說百姓日用而不知卒之以道政齊刑者不得已之具逃空虛絶人事釋氏本旨而其生産作業皆取於吾教若今有司興繕則民不勝怨咨海會之成相胥以勸何

其易也妙壽深湛善思事爲之防曲爲之制其惓惓于後者厥慮若是雖欲勿永久其得勿永久乎

重建延福院記

予錄集賢還里居有僧永華躡屩重趼踰數千里南康來介天平恩太師求記延福院興造者其狀曰院在南康建昌州西山曰龍城唐馬大師嘗憩寂焉殿有記宋雍熙間廣陵沙門處暹所撰歲久蕪圮宋末郡始署開陽院僧紹志主之墾殖磨刮集材庀工鍾閣齋室凡僧

之所居處者咸屹然以成至大德庚子主茲山三十餘年矣命其徒曰吾宜藏密以興造事付汝等咸頓首曰曷敢不承繼曰繼福迺襲院事首建三門及外門曰繼祖繼壽永翌廣賔至之所視昔居處之宜益廓且完繼祐迺曰吾新殿視贍廣博謂色身小大擬於形容良非吾道然徧滿充塞當有是事撥諸空幻則非實相宜改而正諸遂易舊象得舍利五色於佛胷背間宋咸平僧道志所建或曰是若有肹合然者歟於是梵唄讚頌而

若子若孫皆勇猛赴事竭於事佛之徒增飾金紺象設尊重瓶鉢精潔烜然如人天居復增其田若干畆志終于大德七年壽七十五葬寺東之陽令守其遺言祖子孫相繼如初孫七人曰永岫永岦永峤永華宗松宗槐宗權讀狀畢逌問華曰志師能植立若是宜有本始華拱手曰昔圓悟大師得法弟子曰真牧大師賢度其徒幾千人志其派緒也予甞聞釋氏服勤壞形實本持攝至於廣居榮觀將以慴伏庸騃除其侈心非專以是

為能事生而不居死而不餘故其道益固傳有言曰又何加焉曰教之能仁之教書遍中國為禪學者不立文字而其徒復守師說文字益繁令而曰教之於二者將焉取乎哉他年曳杖游匡廬西游龍城問聰明道理其必有以告我則予之記興建亦得以永久也

資教寺修三門記

吾里法智大師以至行約言闡揚天台大行于浙東西謂城南延慶為祖庭故四明旁邑近郊雖丈室尋地多

博辯秀出之徒過於他郡西山資教其一也西山在郡西四十里周顯德元年號廣德院宋治平改曰資教負山面湖有菱荷鳧鷗舟楫亭橋之勝凡郡人之游于湖者必至是寺湖湮為田游者不復至而寺漸頹圮紹定中月公首授徒是山後謝事上竺願復領之世言上竺第一院西山號最早繇月公再居而寺益重故講說者爭趍之延祐闕年道師逢原以郡選主之其徒亦曰彼學專靜選不可易也予舟過先墓必望所謂資教者焉

空巖傾欹樹木翦落將不堪其居比還里則昔之頽然以興重簷翬飛表表出林杪道師曰吾首新三門餘以次繕治不田以食廢其教將有愧集徒講肄則庶幾希前人光三門紀修願以囑焉考諸禮經制有五門雉門居中故曰三門秦漢損益不遵於周連門為三唯王宮得用官署降殺非雉門之制久矣釋老宮室擬於乗輿雖儀制有令不得禁天台以明靜為宗衆衣惡食脫氛垢厭榮觀汲汲以土木為急崇信興敬將於是乎取夫

像設之教首于西方其能傾動禍福必召募焉以集事師謝不肯寺久廞得人焉以興則吾徒之為校官者竊食自嬉寧得無愧焉

吉祥寺重建記

主吉祥寺崇柏師以其興造本末為狀一通俾予為記其狀曰初寺在翁洲南香柏巖唐有僧慧超相攸築居峻絜厲行居民傾信寺遂以成漢乾祐中賜額曰崇福至宋咸平有真大師善持咒能愈閭巷疾病號真大悲

崇奉益廣邑中尉曰丁漸以柏巖峻絶困登陟易於廣平環以九峰繚以清溪審勢辨方各當其職宋治平始賜今額曰吉祥紹興中給事中黄龜年以讜論忤時宰避禍絶人事僑居絶島獨與方外交每至寺中時有宏智覺禪師主天童宣密抉妙師表叢林其大弟子輝主是山傾動島嶼黄公敬之施所藏辟支佛牙為閣以庋而寺益增重遂為海上寺居甲乙人稱之為小天童繇輝師始也皇慶二年火一師始作法堂會遷它所不果

終至是柏居之首建大殿三門次以藏室僧堂凡僧居
之所宜營繕者畢具泰定三年告成俗姓虞氏其父酉
發嘗為海運官有兄曰庭桂曰庭芝慨然曰吾不可不
相吾弟三世佛像吾與弟共成之今夫浮屠氏宮室卒
為禍福說以誘民陰奪其財民日以耗有國者憂之若
師所就不丐假於外竭其贏餘以復舊觀怡愉相資將
瘁躬以究築凌陰廣腴田以為後人補緝費志專念遠
是果能興其教者也余誌釋氏建置每有感於學校若

是則又重有所感也師居淨慈嗣法於慧禪師屏外持攝慧之學益有光矣勉之哉

妙果寺記

廬山東林寺以遠法師為祖庭其教行乎海寓閱年滋多厖幻雜糅壞宫夷址將絶其遺教寺僧普度慨然興復率弟子十人芒屨草服詣京上書演為萬言又集歷代經社緣起作蓮宗寶鑑十卷仁宗在東宫閱其書盡初帙問曰得無欲布施乎合指謝不敢又問曰得無欲

補僧職乎復謝無是想惟蓮教墜絶願殿下振復時武宗皇帝在御近臣以其事奏即以詔旨慰撫如律令至大十四年始播告中外而度俾職其教為優曇王師丹陽人在縣為竹林山妙果寺率徒喻俗將大廣其居以稱聖天子崇重之意予甞謂象無形儀域無遠邇遠公之言曰思專想寂三昧之本彼所謂邦國之殊異相好之莊嚴蓋將絶其邪惑一淡泊而無所逢大雄氏設喻警蒙攝持示境境由心發境滅返真清淨安樂包括宇

宙是知道者又安有四履之分别哉度師博習教乘示於衆者燗焉以導其師日禪師久居東林後主天童嘗率善士修遠公法来於江西者踵不絶度師與其教是果能有傳也記寺興造摭其綱要以明初志云

石夫人廟記

州東北隅有山昂然以尊秀特瑰異望之若貞女獨立凜乎莫能犯水旱祈祭輒應土人因其形侶而名之曰夫人山唐咸通八年主簿李成矩記其廟貞固之封見

於祠部嘉定十七年加昭德順應咸淳六年加福祐皇元合一郡縣大修祀典兹山必預焉泰定三年州判官張思訥奉命致祭肅瞻廟庭棟壓瓴圮心駭目瞪折旋冥思喟然有言其何以稱上命遂謀於州尹曰蘇君闕同知焦君雞州判官塔海復語其僚俎敠許禋割資以佐工役而凡隷於祠下者胥勸相事是歲廟成乞記於梢原夫宓妃靜波神女行雲此騷人墨客之寄興也二孤望夫至今游覽者羞言之若夫天姥雲母穹窿磊落

淫言鄙語不能以入是則玆山之靈功在水旱餘奚以議傳曰山澤通氣記禮者曰地秉陰竅于山川炳靈赫奕民社是依崧高之詩實有考焉遂作迎享送神詞詞曰

磅礴兮上征滃兮積兮縞縉椮木矗兮翠旌恍綏顧兮揚靈抱貞固兮合窈冥奇功敎兮集鏤滕隋兮稜稜駿兮烝烝帝祀兮永承 其一

來兮弗趾去兮莫視有穰兮億秭祓不祥兮盪癘窆石兮壯繫俛精思兮帝制百神

擁兮森衛苾芬歆兮歲歲其二

信州自鳴山加封記

至元十四年玄教大宗師張留孫扈從世祖皇帝于兩京言信州自鳴山神有靈狀敢請闕下敕禮官崇顯之是歲皇帝命侍臣李衆劉子中降香實銀奩旂以金錦顯其神三十一年成宗皇帝有詔遣使致祭嶽瀆在昔登載者如式崇奉大德三年三十八代天師張闕平錢塘潮言神以雲雨昭著自鳴山事見郡乘宋元符始

有廟號縣宣和迄咸淳制書凡十五下乞如令皇帝詔令於是符于州考證無異辭至大三年玄教嗣師崇文弘道真人吳全節乃言曰吾徒食兹山有年矣闔闢摩盪緊陰陽是資變以行神神縣以興令天子禋奉祠祭吾教益昌自鳴於龍虎封畛相入搚是其何言遂復請于封為明仁廣孝翊化真君楠待罪翰林十有五年矣嗣師曰龍虎紀述吾不以累子兹山肸蠁紹定之際先正肅公嘗紀之矣子誠不得辭嘗聞之地秉陰山川竅

馬通而後能鳴石之徵也聲生於空因山以著昧其初而以為神者其諸異乎石之鳴也風霆流形神始出焉神非妄也慈道之妙老氏深知之矣予何敢語延祐三年四月會稽袁桷記

隱仙記

宋開慶初伯父賔州我先考郡公將除夫大父尚書公喪相與議曰宗親報本唯躬行是先君慕蒿悽愴欝然而莫能見者將導達之則屈伸之義足以考聞諸老氏有

黄籙齋善攝度彼果能濟則吾父將超然于物表非崇泥以求福也齋既成以尚書公所遺祠部牒度道士三人王君德華在是選二人皆亡化不復紀獨王君服道士服幾七十年往來袁氏門且五世貴殺俊盛嘗親見之至枯泊頹薾則過門風雨不少阻且曰吾寧負袁門哉其於宜所學者曰章奏符籙雨暘疾疫親究而遠扣方外士来質衣以請百誑不倦以其勤且無悔故有所成就今年八十有八而請者益勤迺語予曰今卜藏于

城西隅名之曰隱仙仙也者返真之義也魂升魄歸死生之大義也而釋仙者謂爲不死古果有是若吾徒者寧能企是哉楠今年六十有一矣考其入道先於吾生死者若蜉蝣生者若稊稗推一門之盛衰足以驗一郡之興廢而楠也以謭薄之技獲官清朝今仕焉而止願與王君考游歷之舊指其歸藏則曰委順觀化寧有恒於心懼後人不能以紹志俾預書平昔之出處且以勵于後今主楚修于玄妙聰明不衰壽益未艾家世定海

縣自號曰蓬山志不忘初也泰定三年四月甲午見一

居士表楠記

通玄觀賈道士記

通玄觀道士賈志福年八十三化于其居有徒曰王道深者言曰吾師以不言為宗其學澄寂寡約不為翕翕詭幻楮衣草履寒暑自得有問其道者不以對機藏籥啓指喻微密若口授而耳屬也始為汝南民弱冠得法於棲雲王真人王曰知者不言子游四方能果不言以

自全乎後游南陽遇軍帥脅以語不對復辱以箠榎師正色畫地作無語二字軍帥竦愧謝以白金將築室奉之會得閒走京兆復遇其師曰汝志已完忍辱易忍寵難其居京師以觀子之有成於是迄歸於京師會有數薦于先朝者復即遁去然居通玄而號清靜散人實洞明祁公之所强也又曰師少時嘗得奇疾夢一老人授以七桃食之寤而愈其徽家為道士者凡七人有弟曰德常亦守其學今居大名之嶽祠韜靜完絜與吾師無異

願有述以廣其道迺為之詞曰
緊摩兜鞬厥機孔艱維柱下學知者不言納息于踵養
神于淵匪曰不言其道已完道豈文傳文實累智虗
辭借浮一跌千里竊陰據陽詭立名字夸者逐䰟固者
死抆睠此嗒然奥窔是造不懈其躬不喪其寳心焉死
灰頭若蓬䅋藏明委順是曰至道翩翩二難孰去孰存
厥徒允從匪私其温恍焉松聲彼聽莫聞勵爾後人永
矢勿諼

清容居士集卷二十